

第七十章 皇族中的另類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陪我走走。”範閑一伸右臂，做了個請的姿式。

葉靈兒怔怔看著他的臉，旋即笑了起來，回頭望了一眼那院角的房間，戲弄笑道：“怎麼這時又不急了？”

範閑哈哈大笑：“隻是尿遁而已。”

葉靈兒向前幾步，與他並肩走著，偏著腦袋，用那雙汪汪的眼睛看著他，好奇問道：“師傅，花廳裏的談話就這麼讓你不自在？”

又聽到了師傅二字，範閑心頭無來由地一暖，怔了怔後，臉上浮現出溫和的笑意，應道：“你也知道，不是很習慣那種場合。”

“在江南過的怎麼樣呢？”葉靈兒縮著肩頭，跟在他的身旁，說道：“知道師傅回來的路上出了事，本來應該去看您，可是...”

不是欲言又止，是很無奈地住了嘴。整個慶國都在猜測山穀狙殺的真相，想殺死範閑的真凶是誰，而很多人曾經將懷疑的目光投注到二皇子的身上。葉靈兒知道範閑遇刺之後，當然難免震驚與擔心，甚至曾經私下詢問過自己的夫君，雖然得到了二皇子的保證山穀的事與他無關可是以如今的局勢，以葉靈兒王妃的身份，確實不大方便去範府探望。

範閑笑了笑，很自然地拍了拍她肩膀，說道：“我這人皮實，哪這麼容易出事？”

伸出去的手忽然僵住了，範閑將手收了回來，自嘲笑了一下，對方如今可是嫁為王妃，自己說話做事都要有個分寸才是。

二人一邊閑聊著別後情形，一邊沿著王府冬林的道路往湖邊行去，範閑輕聲說道：“婉兒也有些日子沒見你了，前些天一直在念道。”

林婉兒與葉靈兒在嫁人之間，是閨閣間最好的朋友，隻是如今分別嫁給了慶國年輕一代裏最不能兩立的二人，不免有著極大的困擾。

葉靈兒難過說道：“我也想她。”

“平時沒事兒就來府上玩。”範閑溫和說道：“要是你不方便出府，我送她去王府看你。”

...

葉靈兒歎了口氣，在一株光禿禿的冬樹邊站住了腳，望著範閑幽幽問道：“師傅，我是真不理解你們這些男子，包括他也一樣，說的話都這麼相似...讓聽著的人總以為，你們之間從來沒有什麼事情一般。”

這話中的那個他，自然說的是二皇子。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男人間打生打死，和你們這些姑娘家的情誼有什麼關係？”

“沒關係？”葉靈兒的性情直爽，仰著臉說道：“難道讓我和婉兒當中一個變成寡婦後，還能像以前一樣自在說話？”

範閑怔住了，半晌後苦笑說道：“那依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葉靈兒沉默站在樹旁，許久之後歎了口氣，她心裏清楚，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依由自己的心意而改變的，身為葉家的女兒，在嫁人之前的日子裏，她可以穿著那身紅色如火的衣裳馳馬縱於長街，讓整個京都的百姓都熟悉她的麵容，根本不在乎禦台們會說些什麼，父親會火些什麼...因為她是葉靈兒，可是葉靈兒對於整個慶國來說，又算什麼呢？

“我在江南看見你叔祖了。”範閑微笑著轉了話題，叮囑道：“不過這件事情並沒有太多人知道，所以你也不要往外

麵傳去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葉靈兒略有些吃驚：“那老頭兒跑江南去幹什麼？”

這時輪到範閑吃驚：“你叔祖怎麼說也是位大宗師，你就這麼喊著？”

葉靈兒癟嘴說道：“他年年在外面晃著，偶爾回家也不帶什麼好東西...我喊他老頭兒，他能有什麼意見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卻通過葉靈兒的這番話確認了葉流雲與葉家之間的親密程度，以及葉流雲名義上在周遊世界，但肯定回家的次數也並不少，不然年紀小小的葉靈兒不至於喊的如此親熱。

...

“嫁人之後，功夫有沒有扔下？”範閑輕聲問道。

葉靈兒啾啾一笑，不知道師傅是不是準備考較自己，隻是如今的情況下，範閑依然沒有為了避諱什麼而與自己保持距離，這一點讓女子心情有些不錯，雙眼裏透露出躍躍欲試的神色。

範閑假裝沒有看見這個眼神，自顧自地離開那株孤伶伶的冬樹，向著前麵的湖邊走去，二人此時已經繞了一個大圈，來到了那湖寒湖的另一角，隱約可見不遠處被冬樹遮著的花廳一角。

背後嗖的一聲傳來一道寒風，極其快速陰險地向著範閑的耳後刺了下去！

範閑未曾回頭，右肩一聳，體內的霸道真氣沿著那些愈發寬闊的經脈湧了起來，湧入他的右臂之中，將他的右臂催發地自然一掙！

手掌向後一揮，五根細長的手指化作了五根殘枝，化出數道殘影，快速無比，又清晰無比地依次點在腦後的那道寒風上。

啪啪數聲脆響，那道寒風裏的物事無來由地被打的垂然落下。

然而葉靈兒的反應極快，直直地一拳擊向範閑的後腦勺。

範閑也不敢托大，腳尖一轉，整个人轉了過來，雙掌自然一翻，擋在麵前...就如同在自己的麵前忽然間豎起了兩塊大門板，將葉靈兒的拳風完全擋在了門外！

緊接著，他腳下一頓，膝蓋微彎，將下麵那無聲無息的一腳硬生生拐了下來。

撲撲數聲起，戰鬥便宣告結束。

範閑與葉靈兒站在湖邊，拳掌相交，下麵的腿也格在一處...這姿式看著有些曖昧，範閑感覺著膝邊傳來的彈彈觸感，很自然地心中微蕩，生出了一些別的感覺。

他咳了兩聲，與葉靈兒分開，笑著說道：“還是太慢了。”

葉靈兒有些不服氣地收回並未出鞘的小刀，說道：“那是你太快了。”

範閑的眼光無意下垂，看著葉靈兒腳上那雙繡花為麵的可愛小棉靴，想像著自己如果先前動作慢一些，讓這隻小腳踹上自己小腹，想必一定不怎麼好受。

“以後不要用這種招數，會斷人子孫的。”他調笑說道。

葉靈兒哼了一聲後說道：“是師傅說過，所謂小手段，就是不要臉三字而已...難怪這一腳踹不到你，我才想明白，你最喜歡做這些陰險手段，當然能猜到我的下一步。”

範閑無言以對，先前二人一番交手，葉靈兒用的是範閑的小手段，範閑用的卻是葉家的大劈棺，也就是葉大宗師流雲散手的簡化版，雖說葉靈兒在女子中也算難得的七品高手，但在他的麵前自然是沒有什麼發揮的餘地。

葉靈兒忽然不解問道：“師傅，我那背後一刺雖然是虛招，但你為什麼敢用散手直接彈開？”

範閑看了她一眼，沒好氣笑道：“既然是試招，你當然不會用什麼喂毒的利器，我怕什麼？...還有就是你的小手段依然不夠狠辣啊，最後拳掌被製，頭上發釵也是可以拿來殺人的。”

葉靈兒瞪了他一眼說道：“那不就得全散了？這是在大殿下府中，我到哪裏找支使丫頭來梳頭？”

範閑哈哈大笑道：“那還剩著張嘴...可以咬人的。”

“難道我拜的師傅是隻大狗？”葉靈兒有些惱火，不依說道：“做師傅的，也不知道讓著點兒。”

範閑看著倔強不服氣的姑娘家，不由便想到了兩年前在京都的長街上，自己一拳頭打壞了她的鼻子，讓她蹲在地上哭泣時的情形，開心地笑了起來。片刻後，他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以後還是不要叫師傅了，我雖然沒有什麼意見，但畢竟你現在是王妃。”

葉靈兒與範閑師徒相稱的事情，其實京都裏的權貴們都十分清楚，隻當是小孩子家家間的胡鬧，並不怎麼在意，便是葉重本人也從來沒有提什麼反對意見，隻是如今情勢早異，加之葉靈兒身份更加尊貴，範閑有這個提議，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
偏生葉靈兒不喜，賭氣說道：“我便叫了又如何？如果不成，那你叫我師傅好了，反正這葉家散手按理講，也不能傳給外人。”

範閑一窒，苦笑了起來，知道葉靈兒說的是真話，自己從她身上學會了大劈棺，實實在在是占了對方很大的便宜，再也說不出什麼拉遠距離的話。

二人沿著湖畔行走，葉靈兒自從成為王妃以後，哪裏還有機會四處拋頭露麵，與人打架為樂，今天與師傅偶爾一交手，雖隻片刻，卻也是興奮異常，好不容易平息下情緒，平靜半晌後，忽然說道：“師傅，我爹也回京了。”

範閑一怔，明白她是在提醒自己什麼。

“老軍部的那些人現在都很討厭你。”葉靈兒似笑非笑望著他。

範閑搖頭苦笑，不論自己的權力再如何強悍，但隻要軍方依然站在自己的對立麵，葉家秦家這些人還活著，自己就不可能對二皇子造成根本性的打擊，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二皇子搶龍椅的強烈願望。葉重回京隻是述職，但他，以及他背後的葉流雲，因為葉靈兒的關係，已經變成了二皇子的支柱...

好不容易消停幾天，我可不想從你嘴裏再聽到什麼壞消息。”

葉靈兒沉默片刻後，認真說道：“師傅，無論如何，我總是葉家的姑娘，我會站在父親和他那一邊。”

範閑頓了頓，思慮良久後極其認真說道：“這是很應該的，相信我，我說的是真心話。”

葉靈兒眼中流露出一絲難過，知道範閑說的話發自內心，也更加清楚，彼此之間的立場總是難以軟化。

“你看，這湖麵上的冰總會融化的。”範閑忽然笑著說道：“這人世間的事兒，誰說就那麼一定？”

葉靈兒展顏一笑，眸子裏散發著如玉石一般的清淨可喜光彩，重重地點了點頭。

...

湖對麵不遠處便是開著窗戶的花廳，可以看見那幾人正在裏麵聊著天。範閑指著那方，對身邊的葉靈兒調笑說道：“我們在湖這麵逛...實在是有些不合體統，如果讓那閣子裏的人瞧見了，說不定會胡說些什麼。”

慶國雖然民風開放，可是男女單獨相處，總是有些不大妥當，葉靈兒麵色微窘。

範閑繼續調戲道：“你說老二這時候會不會肚子裏已經氣炸了？結果臉上還要保持著那微羞鎮定的笑容？”

“不要忘了，你也天天那麼鬼裏鬼氣的笑！”葉靈兒大惱，說道：“還有，你先考慮一下婉兒在想什麼吧。”

“婉兒人啊。”範閑歎息道：“她一向催著我多找幾個姐姐妹妹陪她...”

此言一出，範閑暗道糟糕，這調戲已經超出了師徒間的分寸，曖昧明了之餘多了些孟浪勁兒頭，對方可不是以前的黃花閨女，而是已經嫁為人婦的王妃。

果不其然，葉靈兒怔了怔後才明白他在說什麼，大驚之後大火，捏著拳頭便向他腦袋上錘了過來。

範閑知道是自己習慣性地流氓習氣發作，心中大愧，哪裏敢還手，化作一隻喪家之犬惶然沿著湖邊奔逃，想要躲進那個花廳裏去。

...

花廳之中，半人高的那連扇窄窗開著，湖麵上的寒風吹拂進來，卻被暖籠化作了清新可人的春天氣息。廳內的那些皇族男女們本是有一搭沒一搭講著當年幼時的趣事，後來卻有人搶先注意到了湖對麵的那一對男女。

大王妃微笑說道：“瞧瞧這是在做什麼呢？”

大皇子舉目望去，臉色略變，旋即笑著解釋道：“那小子一向以靈兒的師傅自居，隻怕又是在教訓人了。”

大王妃笑了笑，用餘光看了一眼二皇子的臉色。

此時李弘成端著一杯酒，醺薰地湊到窗邊望去，正看著範閑與葉靈兒駐足湖畔說話的情景，不由笑道：“這兩個都是野蠻人，別看這時辰好好說話，指不定呆會兒就要打將起來。”

柔嘉也滿臉興趣地湊過來看，羨慕說道：“我也想向閑哥哥學功夫，可他偏不依，真是不公平。”

此時花廳內所有人都在看著湖對麵的那雙年輕男女，偏生隻有二皇子和林婉兒湊在一處就著點心輕聲說著話，似乎根本不在意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大王妃回頭看著这一幕，心裏不禁生出些怪異感覺來，暗想難道這二位心裏就沒什麼想法？

大皇子看著湖對麵搖搖頭，低聲說道：“葉家的丫頭嫁了人，還是這麼喜歡到處胡鬧，老二，你在府裏得多管管...這範閑也是的。”

他有些不喜，卻也不想多說什麼。

二皇子此時正蹲在椅子上緩緩嚼著桂花糕，含糊不清說道：“有什麼好管的？在王府裏憋了一年，這丫頭想打人想瘋了，範閑在這兒正好當當沙袋，免得我在府上吃虧。”

他身旁的林婉兒點點頭，說道：“兩個大人，偏生生就了小孩子脾氣，哪次見麵最後不要大打出手？別管他們，由他們打去，一會兒就打回來了。”

大皇子夫妻二人聽著這話，麵麵相覷，暗想這是什麼說法？話音落處，眾人再回頭望去，隻見湖那邊果然再次發生鬥毆事件，葉靈兒攥著拳頭，追趕的範閑狼狽而逃。

大皇子不由笑了起來，心想天子之家，其實也可以有平常人家那種鬧騰和樂趣，多了範閑和葉靈兒這兩個另類人物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

打鬧之事，看一陣便無趣了，眾人重又回到談話之中。二皇子接過婉兒遞過來的手帕胡亂擦了一下手，忽然極感興趣問道：“公主，我一直好奇，貴國那位陛下...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？”

細思細膩的人不止範閑一個，大王妃明顯也很受落於二皇弟的這個稱謂，微笑著說了幾句。

當範閑狼狽逃回花廳外時，便正是大王妃在講北齊小皇帝的迭聞趣事，話語傳出門外，讓他怔了起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